

# 锈铁时代

邢诒旺诗集

(1995-2004)

邢诒旺 ◎ 著

雪隆兴安会馆

大将出版社联合出版

云里风主编

---

## 兴安文丛编委会

主 编：云里风

副主编：傅承得

编 委：柯金德

黄国民

翁清玉

林为鹤

郑金城

黄玉珠

郑桂珠

## 贊助人

拿督郑金炎先生

卢金峰先生

翁清玉先生

林为鹤先生

郑金城先生

王国丰先生

兴安文丛（第三辑） 15

# 锈铁时代

邢诒旺诗集（1995-2004）

邢诒旺 著

雪隆兴安会馆  
大将出版社 联合出版

大将出版品第245种  
兴安文丛（第三辑） 15

## 锈铁时代 邢诒旺诗集（1995-2004）

作 者：邢诒旺  
文丛主编：云里风  
主 编：徐婉君  
助 编：黄宇琛  
校 对：邢诒旺

社 长：傅承得  
发 行 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 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联合出版：雪隆兴安会馆

PERSATUAN SHING AN SELANGOR DAN WILAYAH PERSEKUTUAN

No. 13 & 15, Jalan Thambapillai, Brickfields,  
50470 K. L., Malaysia.

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 行：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21-A, Jalan SG 8/7, Taman Sri Gombak,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 E., Malaysia.  
Tel: 03-61883266 Fax: 03-61885266  
E-mail: mentor@streamyx.com  
Website: www.mentor.com.my

印 刷：佳印贸易公司  
第1版第1刷：2006年5月15日  
定 价：RM 18.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3098-70-3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邢诒旺, 1978-

[Xiu tie shi dai : Xing Yiwang shi ji 1995-2004]

锈铁时代：邢诒旺诗集 1995-2004／邢诒旺著  
(兴安文丛：15)

ISBN 983-3098-70-3

1. Chinese poetry-- Malaysia. 2. Malaysian poetry (Chinese).

I. Title. II. Series.

895.1152

#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 总序

◎云里风

为了推展马华文学活动，协助马华作家出版著作，本会于2003年开始设立文学基金，出版“兴安文丛”。在热心乡贤的赞助和编委会同人的通力合作下，第1辑及第2辑已分别于2004年及2005年顺利出版，现在第3辑的征稿工作亦已完成，共收到申请的作品十八部，计小说三部、散文十一部、诗歌三部，评论一部，经评委会慎重评审后，录取了其中的六部：廖宏强和萧丽芬的小说、鱼筒和苏清强的散文、庄华兴的评论和邢诒旺的诗歌，仍交给大将出版社负责印行，定期在今年五月间出版。

马华文学界有两项盛大的壮举，一项是由十多个华团联办的“马华文学节”，另一项是由星洲日报主办的“花踪文学奖”。这两项活动的确在马华文学界掀起了层层巨浪，但美中不足的是每两年才举办一次，往往是巨浪过后，又恢复了波平如镜的宁静。本会所举办的“兴安文丛”、“兴安文学营”及“孝亲敬老”征文赛，却是常年活动，每年皆如期举行，而且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也许没有在马华文学界掀起滔天巨浪，至少在波平如镜的马华文坛荡漾起阵阵涟漪，收到了加暖保温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1月3日所举办的第二届“兴安文学营”，参加之学员竟然超过一百五十名，这的确是一件聊以告慰的事。



本人于2002年起担任雪隆兴安会馆会长后，对推展会务及文教活动，战战兢兢，不遗余力，深虞有所陨越，幸赖全体理事同心协力及热心乡亲鼎力支持，各项活动均能顺利进行。根据本会章程规定，会长任期是每届两年，最多两届，今年5月换届改选，我即将引退让贤，深信新届理事会能秉承兴安人的优良传统，积极发扬文献名邦的精神，把上述三项文学活动，继续举办下去，不要中断。

在此，我要再一次向热心赞助出版经费的乡贤表达崇高的敬意，也要向所有的申请者致由衷的感谢。大家的踊跃申请，说明了他们对“兴安文丛”的重视和支持。不过，由于文丛每辑只限录取六部，粥少僧多，许多高水准的优秀作品也只好被割爱。我除了对此表示歉意外，也希望他们不要灰心，只要“兴安文丛”今后每年继续出版，凡是优秀的作品必然会有被录取的机会。

2006年1月10日，吉隆坡

# 第一辑总序

◎云里风

雪隆兴安会馆是一个乡会组织，其祖籍地兴安又名兴化，地处福建闽中，包括莆田和仙游两县，现在合称为莆田市，自古以来，享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历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如中国著名的史学家郑樵、文学家刘克庄、理学家林光朝和书法家蔡襄，都是当时很有影响力杰出人物。在科举时代，先后出了十多位状元，两千多名进士，也有好几位宰相。远者姑且不说，近代兴安人在各领域也有优越的成就，中国当代科学院及工程院的院士中，有十一位是兴安人，兴安籍的专家教授达六千多名，在文学界尤为特出，著名的散文家郭风老先生、福建省文联主席许怀中、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兼福建省文联副主席陈章武、福建省作协秘书长朱谷忠、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这几位福建省文学界的最高领导都是兴安人。近几年来，兴安籍的作家已由原先的三十多名增加到两百多名，他们在文学的园地里努力耕耘，创作了不少在全国比赛中获奖的优秀作品，充分地表现出“文献名邦好儿女”的才华。

马来西亚的兴安人虽然不多，但也不会很少，全国有三十三个兴安同乡会，平素继承“文献名邦”的优良传统，各自展开多采多姿的活动。雪隆兴安会馆位于我国首都，人文荟萃，创办以来，已六十九载，目前拥有会员一千八

百多名，规模之大，在我国兴安乡会中允称第一，历届理事们精诚合作，会员同乡们鼎力支持，会务因而蒸蒸日上。本人忝为兴安的一份子，前年5月蒙同乡们厚爱，当选为主席之职，上任之后，即拟订发展大计，希望能通过各种文教活动，把“文献名邦”的精神发扬光大，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几项：

（一）举办“孝亲敬老征文赛”——这是本会常年重点活动，由本会名誉会长庄玉霖局绅赞助经费，目的在于鼓励兴安同乡及马华作家努力创作，并藉此推展“孝亲敬老”活动，此项征文赛获得写作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反应良好。

（二）设立“兴安图书馆”——为了培养同乡的阅读风气，本会在去年初设立了“兴安图书馆”，6月间恭请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拿督黄燕燕乡贤主持开幕。此图书馆拥有藏书一万两千余册，采用电脑系统管理，深获文教界人士之赞赏。

（三）出版“兴安文丛”——为了协助马华作家出版著作，以促进马华文学的发展，本会决定由今年起出版“兴安文丛”，预计每年出版一辑。

窃维乡会之设，除联络乡谊外，必须发挥组织的功能，积极举办各种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以嘉惠会员，造福社会，尤其是文化活动，更应重视。语云：“文化乃民族之灵魂，而文学系文化的精华。”本人有鉴于此，早在十年前担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席时，即开始为该会主编“马华文学丛书”，先后出版了五辑，共五十八部，为马华文学界竖下了一个鲜明的里程碑，也为我兴安同乡会赢取了不少掌声。

2001年本人引退让贤，此文丛因经费问题而告中断，深为可惜。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就任雪隆兴安会馆主席后，曾下定决心，要使“马华文丛”复活，于是采取移花接木之计，把原先在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出版的工作，移到雪隆兴安会馆来，并定名为“兴安文丛”，交由大将出版社出版。

在此我要向热心赞助出版经费之乡贤致由衷的谢意，更要感谢大将出版社的合作，愿意接受文丛的出版和发行。深望“兴安文丛”能引起马华作家们的重视和支持，俾今后每年顺利地出版下去，以期为马华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2004年1月10日

# 代序：锈铁时代的走索者

◎黄琦旺

艾略特（T. S. Eliot）〈传统与个人的才具〉说：

没有一个诗人，没有一种艺术的艺术家，能独自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意义，他的欣赏，在于玩味他与过去的诗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艾略特又说：

一件新的艺术品创造成功了，它的影响同时作用于前代的一切艺术品，现存的不朽杰作，在相互的关系之间，本已形成了一个美好的秩序；但是一件新的（真正独创的）艺术品纳入这个秩序时，也就调整了原有的秩序。……于是每件艺术品对整个艺术的关系，比例，和价值，都重新获得调整，而这就是新旧之间的关系。

当然艾略特持主知主义（intellectualism），不一定正确，然而这两则说话对新（时代）的诗人是何其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延续是何等珍惜！那么我们就借它来观看和欣赏一个崭新艺术作品的形成吧。

两个世纪前，当我们在往昔和未知之间睡醒，诗者即开始搓绳欲往那失去的原（梦）乡攀去。诗离开了歌离开了颂，在不断的背弃之中远离自然，而直指符号。象征主义借符号缅怀耽溺忧伤以至后来有堕落沉沦风；达达虚无、极端、破除；超现实决裂、创新、实验……不同的形式如物

换星移瞬息万变，书写者若扑蝶予以自观，仿佛生命就在那蝶身。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就已经慨叹诗的领土被瓜分完毕，可见开拓者何许急何许涌，绳越搓越稀薄搓绳者日渐疲累。疲累让生命沉重而索未见粗韧，于是在往昔未知的激流交错点上走索，从传统、现代到后现代，你得习平衡——一方面把绳搓韧，一方面探出颤颤脚步。若搓绳可比作诗者语言文字的修炼，形于外；那么走索或可说是个别情智：灵的洁净与肉的炽热之间、天（堂）与地（狱）之间、崇高沃美善恶情欲间的拉锯，观于内。然而走索并非一种学习或者练习，兰逊（J. C. Ransom）名诗《走索者》（The Equilibrist）承但丁（Dante Alighieri）神曲的启发就把走索作为一种“亡命”，其诗末有墓志铭如此写道：“走索者卧其中，过客啊放轻脚步；/彼此相睇，亲近，但永不接触；/嘴唇成土，高昂的头颅成灰，让他们并卧吧，危险而华美”。情与欲、人与诗、实与虚的两端只有一次性，你在习而没有练的隙缝，正如走索诗人陈黎的黑色幽默：“一个像地球一样的球，把没有栓紧的岛屿，湖泊/（像松了螺丝钉的独轮车）倾倒在你的脸上……而你只是一个走索者/一个行走于地球，又不甘心只是行走于地球的/走索者”。诒旺自有他走索的方式，究其诗〈贴近——海上屋〉就具有似兰逊〈走索者〉墓志铭的那种情境：

在某种边缘/足够存活的高度/他们筑起了/架空的部落：浸染/（如果可以，也许已经/入籍水族）/贴近渔源/且贴近/远离死的方法/就是与死为邻/不相往来

这或可以说是《锈铁时代》（再左一点右一点再偏左再

偏右轻一点重一点)战战兢兢如轻功的走索印证。

然而，现代以后，虚拟幻化把原来的二元世界解构了，诗者在创作上必有另类的走索形式和超速度。于此治旺就个别的体验，创出了他的新词：锈铁。

记得台湾人把英语的短音译成秀逗，则我在说出锈铁这个词以来，时常都在玩味这三者之间的谐趣、关联。说什么锈铁，指的大抵是资源耗竭的时代故曰*shortage*；又文明欲克服野蛮乃至造就更纯粹的野蛮、处处反讽的短路状况，是为*short circuit*；再者每个所谓艺术创造者最尴尬的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和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既是经典的焦虑，也是知识的解构。知识和经典由于语言的形下局限而有如器材有如机械，则锈铁不妨指的是机械疲劳的螺丝齿轮云云的现形吧：*show your rusty nail*。

“资源耗竭的时代”、文明克服野蛮构成的“纯粹野蛮”的反讽、“机械疲劳的螺丝齿轮”！我记得波德理亚(J. Baudrillard)把当下的世界称做超真实(hyper-reality)的视界，数位复制的世界抵消了“原作”(masterpiece)，光影使我们被包围在虚拟的世界当中，现实被逼消解。机械复制的虚拟以混淆视听而成的“逼真”放释了创造的可能性，想像自由奔放直到现代社会的真实消失于符码(code)中，让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意义“内爆”(implosion，波德理亚的精彩术语)，让社会丢弃了其原有解释与功能，这就是一种反讽似的纯粹野蛮。艺术作品的“可亲近”大为提高，甚至达到艺术产品创作及流通“大众化”的程度，创作与各种资讯的大量涌现，作品本身的“能见度”变得相当重要，而能否在许多同质性高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大众

的青睐，变成了关键的问题。那其实是一个“资讯泛滥，但注意力缺乏”的“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时代，艺术作品能吸引到大众所缺乏的注意力，决定了该艺术作品是否具有价值，这是一种资源耗竭的时代。在高度曝显符号价值（sign value）为重的商品/消费社会，“技艺”成了磨损/骨董，本体不就是机械疲劳的螺丝齿轮消解如锈。无论如何，“锈铁”和rusty两个字的形声构成时下流行的混杂（hybrid），混杂了的字源与所指的解构亦即一种“内爆”。如果说荒原时代的诗者必然的处在“亡命”的秩序而挑战古典到浪漫时代的诗语言，当下“内爆”的诗语言形式则是现代以后诗人的视界；“亡命”因为大战之后不再古典无可浪漫，原有的秩序坚持下去即造作了，同理在超真实的当下，暴力以光影的速度拟真，存在与荒芜失了真，诗秩序的醒觉或者得赖新时代诗人对“内爆”的醒觉。在所有rusty的语言形态上建筑“远离死的方法”：荒废、停滞、病态、堕落、怀才不遇、生疏、愤怒、腐烂、褪色……，于此《锈铁时代》的确于其时代的创作作了一次献曝，而这样的献曝既颠倒了某些秩序，也是一个睿智洞察，而不是“高度消费”。我们且看这是一种怎样的姿势：

来到这里我顿了一顿/草木如常随风摆动/杀气极至，和谐如歌/而我的剑刃已经被血肉啃噬/斑斑，缺口呼呼低哭……

〈独夫〉

《锈铁时代》循索而上分了六境——蜡笔下的故乡、梦中渴醒、穷游戏、花期、过境及锈铁时代。这个分法除了自1995年至2004年按时序编排呈现渐进的创作时空外，整体

阅读明显感受到的更是诗形式的潜移默化和令人赞赏的诗语言尝试的线索，使诗在可见和不可见处都带给读者深刻的印象。诗是修辞，原是比喻的语言，凝练成形以达到语言高度的表现力和召唤力。哈洛德·布伦（Harold Bloom）说“比喻是字面意义的偏离”（这让我想到植物学有花朵是叶子的变态的说法），因此比喻创造意义，其完整性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或者可以就布伦这个标准来评断：当比喻性语言恣肆层涌地释放并带来新鲜之境，创造予以实现。第一辑〈蜡笔下的故乡〉这一系列诗5首如初步走索体力集中在双脚，语言谨慎比喻意象都在求明确的范围内，然却早早突显诗者多项转喻的特色——如〈往屠宰场的途中〉首段：“白色 滴溜溜地滚/在眼眶/下不出一场痛快的雨”，把死亡，眼泪和悲恸以白色、滴溜溜和一场痛快的雨多项转喻，修辞以邻近喻体替代了相似的喻体，完成一种难以形容的荒谬与吊诡。再看〈送行〉：“桅杆林立/‘正是这种阳光’ 航者们的笑充满/炽热的风吹响/爸爸缓缓划破金黄的波涛/张芳记字号的木料够堅牢/吃水六呎，沉甸甸的漂”，死亡行伍的庄严，写得如此深具浪漫主义的密度，诗整体形式即是一朵鲜花了。

然而这不是诗者可以满足的。第二辑〈梦中渴醒〉系列9首诗，诗者显然发现平衡的窍门，双手横放配搭脚力而跃跃欲“飞”。诗在突然跌下来的现实间流窜，生死的喻义在诗的时空中穿梭：

生命之于蜂蜜、树，窗之于眼睛都是我们熟悉的，死亡吊诡

地让人失去也让人获得，它灭绝人的所有，以激发人所有的潜能，邓恩（John Don）就有诗：“他毁灭了我，而我重生于缺失，黑暗/和死亡；种种不存在的东西”，〈开窗〉挂起了一树蜂蜜，并盼人来折叶柄加速树的高大，增加默默注视的心眼（或字的节骨眼）。你或可感觉到诗者闭目而让思维的眼跃跃欲“飞”，死亡不再是沉甸甸的尸体在这个过分仿真的时代。这组诗在韵律上很有趣味，层递复叠的音声不只试探着诗的言语文字，还试探着节奏感乐感和质感，这给虚实生死这个普通却又无可避免的主题赋予了空聊感伤之外一些滑稽、谐趣和丰富多彩的面貌甚或意境。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有言“正因为我们清楚东西有重量，世界乃由无重量的原子所构成的观念才令人惊讶”，这一系列诗就带有轻盈的尝试。〈天光〉以“看见”作强调串连起梦幻泡影的形貌、姿势、色调，音律简单语言轻盈：

看见，在这种高度/彼此是模糊的。看见/你  
一手摘取云朵，一手遗落/看见交通拥挤，看  
见/天光，漫天沾血的/羽

诗者在字节骨眼上用心思，在我们熟悉了的比喻上常常有“骇人”的点染：“看见/天光，漫天沾血的/羽”是如此，〈梦中渴醒〉也是如此：“书写渐厚比夜，兀自计数/岁月，倾泻之姿”，“渐”和“比”的相对构成“比夜”这样的意境和“爹，提壶的手早没了”的神秘性智慧合起来成了很特殊的语境；〈起床了〉：“打开窗，遂有无风的凉意/遂见麻雀/在路旁饮水/世界因而波动”，麻雀饮路旁水带来“波动”可谓心动而神通；〈工匠的梦〉：“我原欲打造/一张床，却惊醒/梦”、〈揉擦〉：“啊幻想我们总是/汗

腺发达的纸张，要为自己奔流/填补缺失的色彩，不断/修改直到发现自己/原来是一块块的橡皮擦而纸张/纸张是布满细屑的/天空，那么多……”，体现捕捉物象的细致入微，这等等都趋向不模糊不随兴的轻盈，或者准确一点那是诗者转喻的特征更成熟的表现，以小见大，若细读〈回家〉体物入微与怀思的想像更是触动人心。如卡氏所言透过看起来没有重量的语文结构，尽使意义的精确和语文结构相近，说白了诗者能觉察并开发许多被荒废掉的修辞，让它们在时代的语境里重新辨认其意义如折掉叶柄猛然睁开的诸多眼睛。语调的实验在这个系列也是自觉的，从我而你而他，不同的叙述物件开拓了不同视角，这样的自觉开拓了往后诗作的力量。

第三辑〈穷游戏〉系列8诗似乎篇篇身历险境。脚踏出去，离出发点已有相当距离，虽有穷门可凭，凌空独立毕竟孑然一身，双手横向摆动乍看像凌空抓物，名穷游戏自我调侃真可谓深沉。事关越晚出现的诗人，当他觉察到累集了那么多字源与修辞，要去辨认对话挑战，一方面是很好的资源但另一方面则埋葬在无数的歧义当中难以自拔。我以为从这系列诗开始是诗者徘徊在各种语境中孤独而深邃的思维，这恐怕也是处在多种语言混杂情境中的困境，更是虚拟世界光影速度当中的高度冲击。请看诗中叙述者的呼嚎：

云高速撞入/此地，此地的我/不懂适时收拢双  
臂/云穿过/一柄锈剑                            〈独夫〉

此列诗自我探视的意味很强烈却被无可预计的虚空腐蚀，锈铁的寓言仿佛要开始了。就以“一柄锈剑”为例，诗眼“锈”即一个强烈的意象。就繁体字型锈字从“金”“肃”声，一般我们以锈作金属氧化物，

然“肃”声字有“促”、“严”、“敛”的隐喻而“肃”字原有“临深渊”之意象。于是想像铁氧化过程那种欲以却难以自拔的心境，诗中叙述者若以此为本体，而以“锈铁”为时代主题，乃省于人“锐利”的本质的耗损与缺失。西方文学常以武士剑为十字以绝欲念，中国现代诗中也常以剑的意象为心境的象征。铸剑如铸词，诗成如剑成，然而“一柄锈剑”除了颓沓成泥（诒旺说大地是锈色之奶）之外只剩下自然而然而成的讽刺了。这几乎消解掉了一般剑的意象，嘲讽了权力的意义绝念的真相甚或阳具崇拜，一切都是虚拟什么都可以解构。〈穷游戏〉的鞭子抽打着“洁白的/泥浆翻起自由式”，“给自己写信，因为/回答滞室所以/再鞭再戳，自己也不足/为凭”；〈礼物〉中愚人的寓意也是一种悲恸：“我摩擦汗湿紧张的掌，一阵刺痛/啊连心的劝阻，是他/哭剩在我手的伤//珠圆的伤”；〈茫茫〉“流浪以贪欢”，然“归属隐伏在现实中/现实是它庞然的胃”；〈便当街〉如童话街，卖火柴的女孩“划亮几根简单的问号”在“行人流动/如湖底的沉尸”般的街道；谋财而巧遇（害命）的怒汉更是一则机械兽的悲剧寓言；〈我走入便利超商〉在便利货品和各种价码当中弯腰捡拾折断的梳子“我付账，弯腰/但始终找不到/地上有任何心，剑/或石”，每一则都是后现代城市锐利的“忏悔录”。而诗列以〈我的妈妈〉作结，相对于梦中渴睡系列以〈回家〉作结皆巧妙的突显诗者踏破草鞋无觅处的旅游指南，在站立的地方“自成一景”的妈妈“将沿途遇到的死亡/安置，提起困顿的脚步/放在超越理想的/准确上”，在“更长更远的孤单”和“日益详备的/旅游指南”，此路漫漫也正是诗者脚下的踟蹰，如临深渊。